

台
灣

沈亞

等待

在河的
彼岸

八使也动容

I247.5/S38

I247.5
S38

等待，在河的彼岸

(台湾)沈亚 著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

南大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ZL142554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338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等待,在河的彼岸
(台湾) 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8.80 元

A

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，因为有希望才有等待；或者说，有希望的等待是幸福的。

在爱情之中的等待则是复杂而矛盾的，无所谓幸福与否，只能说那是一种过程；等待的过程。

等待，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经验，不管在任何事件上，任何人的身上；而有时候，等待的确是美丽的。

美丽的等待——

在河之畔——



他望着躺在床上的孩子；那苍白而动人的容颜几乎使他



心痛。

还要等多久？他们的希望究竟在什么地方？

他可以等，即使必须等上一生他也愿意！可是琉璃呢？她还可以等多久？

两年了！这两年来他们日日夜夜受着折磨，每天都在担心等不到希望翩然到来的那一天；两年来，琉璃受尽化学药物的摧残，几乎已不再是当年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孩子！

他知道琉璃还算是幸运的，有许多人根本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等待。

“哥？”

“琉璃。”他对她微微一笑，轻轻抚着她冰冷的面颊，“今天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琉璃双依旧闪亮的大眼里有着阴郁；她才十六岁，却有太多的负担和悲哀——“今天的阳光很好……”她渴望的看着窗外亮丽的阳光。

“琉璃——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摇摇头，笑了笑：“等我病好了，就可以出去看太阳了！”

杜靳亚心痛地望着她；那明明白白写着渴望的神情，令他



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！

她才十六岁——

“哥，没关系的！我真的很好！陈医生说我已经好多了。”她轻轻地握住他的手。“也许今天就会有和我的骨髓相似的人来捐骨髓啊！对不对！”

“对。”他点点头，多希望这是个事实。真的！他从没如此希望过任何一件事。

琉璃微微一笑，那笑容虽然有些黯淡，但依然令人心动。靳亚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“琉璃，哥一定会尽我所有的力量来治你的病的！你不要担心。”他温柔地凝视着她的脸，“总有一天，哥会让你自由自在的到任何你想去的地去！”

琉璃坐直身子，伸手抚着他行旁的白发，有些心疼地咕哝着：“你看！又白了好多了！哥啊，你今午才三十岁啊！”

“傻孩子！哥本来就是这样的；从以前就有很多白头发啊！”他笑了起来，不自觉地伸出手，却又猛然顿住——

琉璃反而自然地拿起他的手往自己的头上放；那里的头发所剩不多了。她坦然地望着他，“没关系！我已经习惯了。陈医生说过了，等我不用再做化学治疗的时候，头发就会长回来的。”她说得极为自然，但他却听得心疼无比！



琉璃过去曾有一头美丽无比的头发，她曾经最心爱她的头发——

他黯然地垂着眼，手轻柔地抚着，却心痛如绞。

“哥，你又来了！难道你不知道要让病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吗？”她俏皮地盯着他看，“你这样怎么让我保持愉快的心情啊？两年来，天天来看我，天天都绷着一张脸。”

杜靳亚叹口气摇摇头：“好好好！是哥哥的错！都是哥哥不好，害你心情不好的！对不起，行不行！”

“行！”琉璃笑了起来：“不过你可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为我的事担心了！我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的；所以啦！你也不要为我担心了！”

“真的这么想得开？”他不太相信地望着她。“是什么改变你的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就是命啊！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——”她摇摇头，神色黯然地说：“隔壁病房的人换来换去的，很多人根本等不到他们要的骨髓；我还可以等就是运气了！”她抬起眼看着他，“现在我知道什么叫‘命’了。哥！如果我也等不到——”

“不许瞎说！”他厉声喝止她：“你一定可以等到的！”



琉璃轻轻地叹口气：“怎么你比我还不能够接受事实呢？”

“琉璃！”

“好，我不说了！”她无所谓地笑了笑。“对了！怎么这么久没看到钟大哥？他最近怎么都没来看我？是不是烦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他最近忙得很哪！在赶一个大案子。你也知道你钟大哥那个神经病的，只要一忙起来几乎就六亲不认了！连我都不理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琉璃笑了起来。“我看真正六亲不认的大概是你吧！以前你公司的秘书来看我，都会跟我抱怨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、暴君、冷血怪物！”她俏皮地斜睨着他。“咦？很久没有女孩子来看我喽！为什么呢？以前的张姊姊，林姊姊怎么都不见了？”

“人家离的离职、结婚的结婚；哪那么有空！”他无奈地注视着她：“你是不是一个人很无聊？我就说要请特别护士的！哥有时候忙了点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；如果有个特别护士陪你，你就不怕无聊了啊！”

“这里就有护士了，何必那么麻烦？何况那要很多钱的！如果你要找特别护士，还不如替我找个家教老师算了！”

“家教？”杜靳亚吓了一跳。“请家教做什么？”



“教我念书啊！我的功课已经落后两年了，将来如果我真的好了，回学校时怎么办？”琉璃不由自主地叹息，垂下眼轻轻地开口说着：“我以前的同学现在都在准备考高中了——”

“琉璃——”

“哥！你替我请个家教好不好？以前的林老师已经很久没来了！他说不会让我脱离学校的功课的；可是我想他一定也很忙，所以忘了我了。我不要将来回学校的时候什么都赶不上人家！”她期盼地望着他，“好不好？哥！”

他点点头，温柔地说：“好！哥回去之后立刻替你找家教来上课，你不必担心！哥一定不会让你以后赶不上人家的！不过你也要答应哥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可以太用功。”他微笑地轻点她的鼻尖，“你啊！如果太用功而弄坏了身子，我可是不答应的！老哥我宁愿你这辈子都考不上大学，也不要你太勉强自己，而累坏了身体！”

“什么嘛！”琉璃怪叫了起来：“人家连高中都还没考上呢？你就诅咒我考不上大学！你真坏！”她气得用枕头扔他，“什么哥哥嘛！坏蛋！”杜靳亚笑着闪躲；琉璃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血色！看着她活泼的样子，多希望时间就此停顿——



多希望上苍能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——



“你要去做什么！”

“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我又不是去杀人放火！我只不过是个做个检验而已；你以为那么简单说捐就捐的？骨髓移植不是么简单的！”林怀书笑着回答；她边走在设计室外的长廊上，边专注地审视着手上的设计图。

秦小东龇牙咧嘴地打个冷颤，“听说抽骨髓很痛的！别说捐了，光是想到，我就已经背脊发麻了！”她一脸恐怖地摇摇头，“别开玩笑！”

“秦小东，麻烦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！”怀书瞪了她一眼。“更何况我不是去抽骨髓，我只不过是去抽血做个检验，如果有人正好合适，我才需要捐；抽血不会很痛的！”

“是吗？”小东依然一脸恐惧地猛摇头。

“我又没叫你去！”怀书笑了起来。“谁不知道你是最怕痛的？只要一点点轻伤都像要你的命一样；不要说抽骨髓了，连打个针都会掉眼泪！”她又好气、又好笑地摇头说道：“你啊，无



可救药！”

“什么嘛！”小东咕哝地埋怨：“明知道我怕痛，还说这种事让我知道——”

“是你自己要问的。”怀书说着走回位子上，将设计图摊开仔细研究着。

“那你可以撒谎啊，干嘛那么坦白！”

“秦小东！”她瞪着她，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要说的是，如果我不知道，我就不会觉得良心不安了！”她委屈地哇哇大叫：“现在可好了！我明明知道却不去，那不是很对不起自己良心？天知道有没有人正殷殷期盼着我的骨髓！”

怀书哭笑不得地望着她，“小姐啊！你没搞错吧？怎么过去你都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，我才一说你就立刻良心不安了！以前呢？”

秦小东无奈地摊摊手。“以前我不知道啊！又没人说过！我也从不看公益广告的。”

“睁着眼睛说瞎话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说吧！”她苦着脸，垮下她美丽的双肩，“说吧！你什么时候要去？”



“下午。”

“不可以等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吗？”她哭丧着脸问着。

“小东，我没叫你去送死！只不过是打针抽血而已，和你生病看医生没什么两样的。”

“当然有！我看医生会叫他开药给我吃，不会让他打针。”

“秦小东！”

“好嘛！”她悲惨地坐了不来。“我去就是了。”

“希望没人要用你的骨髓。”林怀书笑着看她，“我真没见过比你还怕痛的人了！”

“谢谢你的好心！”她假笑咕哝着。

“好啦，谈正经的事吧！”怀书注视着眼前的设计图，“这张图有的地方要变动一下；客人的要求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样，他们希望宴客厅小一点、工作的地方再大一些……”她仔细地审视着设计图，眉头轻轻地蹙了起来。“这一改恐怕要费大工夫！那家公司的人和我说话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；他们老板大概是个会吃人的怪物！”她耸耸肩。“这张图再过三天就要交了，我看还是我自己改好了。”

“林小姐，所谓‘老板’的意思是：拿比较多的钱、做比较少的工作。”她无奈地瞪着她：“省钱也不是这种省法的！为什么



不让你请的设计师做呢？”

“我是很想！不过呢，如果交给他们，三天后我们交不出东西，这笔生意就泡汤了！”她朝她扮个鬼脸，“所以你知道吗？”

“说不过你。”小东摇摇头。“这么认真！天哪！”

“请不要一脸我是千古罪人的样子，好不好？”

“是很像。”

“我怎么会和一个超级大玩家合伙开公司？”怀书叹息着说。

“我也有同样的怀疑。”她似笑非笑地回答。



当杜靳亚走进他位于敦化北路上的办公大楼时，是早上八点五十分。见到他的人全都恭敬地朝他打招呼；几乎所有的职员都到齐了。

众所皆知的，杜靳亚所有不能忍受的事情里，迟到或早退的排名遥遥领先；如果不想另外找工作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千万不要犯他的忌讳。

杜靳亚是个严格无比的老板；肯定地，几乎不容置疑。

杜靳亚很年轻。他将原先只有十几个人的公司，在短短几年之内变成国内企业排名前十名的知名公司，靠的并不是运气，而是买力！

他有惊人的实力和才气！他也要求他的员工和他一样。

对他的职员来说，他和一部精准的机器没什么两样——机器不会笑、机器不会出差错、机器没有感情。

这就是杜靳亚！令人又爱又怕的杜靳亚。

“董事长早！”当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时，他的秘书恭敬地向他打着招呼。

“早！广告登了吗？”

“登了。”秘书一丝不苟地点头，将桌上的行事历拿了起来，“今天——”

“今天什么事都不做！我今天要亲自面试来应徵的人，有任何事都先推到一边吧。”他面无表情地打断她：“有人来面试，只要资格符合的就通知我。”

“是的！董事长。”她恭敬地回答；任何人都知道杜靳亚在公司里所说的话就是圣旨，完全不可违抗！

杜靳亚是个暴君。



好的暴君和坏的暴君没什么两样，反正都是暴君。

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，王秘书松了口气生回自己的位子上；和杜靳亚共事这么久了；每天面对他，她还是会紧张得像要得心脏病一样；严肃、不苟言笑、精明干练，不可一世的杜靳亚——

——“喂！什么人这么重要，居然要白发暴君亲自面试？”她前方的职员轻轻问着，充满了好奇。“我们公司好像没缺什么重要人物啊！该不会是什么‘空降部队’吧？”

“不是的，是董事长的妹妹要找家教。”她轻声回答，小心翼翼地瞄着身旁办公室的门。

“对啊，董事长最疼他妹了！我听以前的林小姐说过，董事长在任何时候都很少笑，可是只要一提到他妹妹，他就整个人变了。”

“真的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，漂不漂亮？”业务小郭兴致勃勃地问着：“要是可以追上她，那不是成了驸马爷了吗？”

“漂亮倒是很漂亮。”老职员不胜欷歔地回答：“只可惜有病。”

“病？”他们全都意外地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白血病啊！”





等待，在河的彼岸

“什么！那不是绝症？！”小郭叫了起来。

“小声一点！你嫌薪水领太多是不是！”老职员紧张地喝止他：“董事长最忌讳人家说这个，他很爱他妹妹的；你说这种话小心你的饭碗！”

他们全都紧张地注视着靳亚办公室的门，见里面没动静才放心来继续讨论：“既然都得了绝症了，还请什么家教？浪费钱嘛！”

“拜托你！不要口口声声说什么绝症不绝症的，好不好！”王秘书终于听不下去轻轻地反驳：“血癌不是不治之症，只要有合适的骨髓做骨髓移植还是有救的！我见过董事长的妹妹，真的是个很美丽、善良的女孩子；你说话不要这么缺德！”

“什么缺德！事实啊！”他无辜地咕哝着。

“去上班啦！小心被抓到。”他没好气地瞪他。

“王秘书，有人来应征了。”

“喔！请他过来。”

“你现在念大一？”



“是的。”

杜靳亚严格的审视着面前的男孩；他有一双很灵活的大眼和黝黑的皮肤，看起来是个很活泼的大孩子。他端端正正的坐在他的面前，似乎一点都不紧张，是个很讨喜的男孩。

“林怀恩？”他点点头，注视着这个男孩。“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姊姊；我爸妈都去世了。”

“念什么系的？”

“物理。”

“怎么会想来应徵这份工作？”

怀恩想了想。“我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义工，觉得照顾病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；而且我也希望可以独立自主，不要再依靠姊姊生活，所以才来应徵这份工作的。你报纸上不是说要在医院吗？”

靳亚点点头，眼光仍没放松。“你有这个耐心吗？我妹妹得的是血癌，必须做很多的化学治疗，有时候你所必须负的责任不只是个家教老师。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，最好现在就说出来；我不希望一天到晚换家教，那对琉璃来说很不好。”

“我照顾过癌症病人。”怀恩勉强一笑，“家母就是患胃癌

